

尚書正義二十卷

（唐）孔穎達撰。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（卷七至八、十九至二十配日本影宋抄本）。楊守敬跋。框高二十二釐米，寬十六・三釐米。每半葉八行，行十六、十七、十九字不等，注文小字雙行字同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孔穎達（五七四—六四八）字沖遠。冀州衡水（今屬河北）人。少從劉焯問學。隋大業初選為「明經」高第，授河內郡博士。入唐歷任國子博士、國子司業、國子祭酒等職。長於經學，尤精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及《左氏春秋》，於貞觀中受命領銜編撰《五經疏義》，也稱為《五經正義》。孔氏整理五經，於《書》用古文《尚書》，於傳用偽孔安國傳。之所以如此，蓋以孔穎達自詡為孔子後裔、孔安國玄孫，而古文《尚書》傳說出於孔壁，又傳說為孔安國所傳，作為後輩玄孫當然要選古文《尚書》。此其一。其二，孔穎達《尚書正義序》認為：「古文經雖然早出，晚始得行。其辭富而備，其義弘而雅，故複而不厭，久而愈亮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。近至隋初，始流河朔。」這是說古文經雖晚出而更為可靠。孔穎達曾師事劉焯，也認為注《尚書》者惟劉焯、劉玄最為詳雅，一如《尚書正義序》所說「焯乃織綜經文，穿鑿孔穴，詭其新見，異彼前儒，非險

而更爲險，無義而更生義」。故爲孔穎達選用來「存其是而去其非，削其繁而增其簡」。

南宋以前，各經經文、注文、疏文均各自單行，故有所謂白文經、單注、單疏本之稱。每讀一經，必先將經文及其單注、單疏預備齊全，檢讀極爲不便。南宋初年，兩浙東路茶鹽司率先以官府之力合刻經、注、單疏爲一書，前後用五十多年時間，完成了五經的合刻。今存《禮記正義》書後鐫有黃唐跋文，可以獲知其合刻經過。跋稱：「《六經疏義》自京監、蜀本，皆省正文及注，又篇章散亂，覽者病焉。本司舊刊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，正經、注、疏萃見一書，便於披繹，它經獨缺。紹熙辛亥仲冬，唐備員司庾，遂取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疏義，如前三經編彙，精加讎正，用鋟諸木，庶廣前人之所未備。乃若《春秋》一經，顧力未暇，姑以貽同志云。壬子秋八月，三山黃唐謹識。」這裏所說的「本司舊刊」，其中就有《尚書》，其編法是「正經、注、疏萃見一書」，也就是經、注、單疏的合刻本。至於「本司舊刊」之「舊」指何時，從其所刻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三經中的諱字現象，可以判斷當在南宋高宗紹興年間（一一三一——一一六一）。書中「構」字及與此字相關的同音嫌名字都缺末筆，顯屬避諱，而南宋孝宗趙昚之「昚」字及與

此字相關的「慎」字，則不作缺筆諱，這說明此書刊刻尚在高宗朝，還未下及孝宗時。

此本長期流落日本，清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四月始由楊守敬購歸中土，有楊氏跋文為證。楊跋：「此則中土久亡，惟日本山井鼎得見之，載入《七經孟子考文》。顧其原書在海外，經師徵引疑信參半。余至日本，見森立之《訪古志》有此書，竭力搜訪。久之，乃聞在西京大阪人家。屬書估信致求之，往返數四，議價不成。及余差滿歸國，道出神戶，親乘輪車至大阪物色之，其人仍居奇不出。余以為日本古書，有所見則必得，況此宋槧正經正注為海內孤本，交臂失之，留此遺恨！幸歸裝尚有餘金，迺破慳得之。」「書凡裝十冊，缺二冊，鈔補，亦是以原書影摹，字體行款毫無改易，固不害為全書也。」「光緒甲申四月廿五日神戶舟中挑燈記。」如此宋刻重寶，失而復返，可謂學林幸事。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